

# 热热闹闹过元宵

## 那年元宵节

刘红菱

在古代,元宵节又叫上元节、灯节。作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夜,元宵节天然极具浪漫,所以它也是中国人的情人节。

每到元宵节,总会不由想起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中的那句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亮如白昼的夜晚,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花灯下邂逅,上演一场浪漫的爱情故事。“天上元宵,人间灯夕”,元宵总花灯连在一起。元宵节的重头戏在晚上,在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梦幻里,唯有美好的爱情才不负此景。

影视剧里很多爱情故事初遇都发生在元宵节。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明宫词》:元宵节这天,长安街热闹非凡,14岁的太平公主和韦姐姐看花灯时走散。惊慌失措的太平公主揭开一张面具找她的韦姐姐。最后,她揭开一张昆仑奴面具,面具下是薛绍明亮的脸庞。一瞬间他们的爱情在元宵节漫天的灯火中开启。

而我关于元宵节的回忆则停留在19岁那年。

那年元宵节,家乡小城举办了盛大的灯会。听说有元宵灯会,我和闺蜜欢呼雀跃,几天前就商定好元宵当天得早去看灯。闺蜜住在离县城十几公里的乡镇,元宵那天她中午饭没吃就从家里坐车来我家了。

看灯是要趁早的。和闺蜜汇合后,我们草草收拾了,晚饭没吃就迫不及待去看花灯了。元宵节前一天,许是为了应景,天空竟扬扬散散飘起了雪花,到元宵这天,地上已铺满厚厚的积雪。踩着积雪没几分钟我们就到了十字街,灯展以小城十字街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四条街辐射,每条街大约长二里多,每棵树上都挂满了不同形态的灯,有宫灯、纸灯、纱灯,还有春灯、兔子灯、元宝灯、蛤蟆灯、荷花灯、鲤鱼灯……灯上绘有花草树木还有鸟雀龙虎各种图案。虽然夜幕还没降临,但每条街上早已挤满了人,四里八乡的老老少少已从不同的地方赶来。每条街上的灯已依次亮起,无数绚丽的灯束舞动起来,白色的楼阁、树木、街道无不披上七彩的光芒。这时才发现诗人写的每一句诗都是那么的真实可信。

我和闺蜜兴高采烈地行走在观灯的人流中,尤其是我,一边走一边跳,一不小心摔倒在地,惊人的尖叫声引得一旁的人全朝我们这边侧目,闺蜜羞涩地把我拉起,叫我小心点,我舌头一吐,朝她做了个鬼脸,又旁若无人地大笑起来。突然,闺蜜扯着我的胳膊猛地摇了摇头,又指了指前面。虽看得不太仔细,但近视眼的我还是认出了站在不远处望着我笑的那个男孩,他是我一直倾慕的隔壁班的那个男孩。那时的我觉得他是我们学校最好看的男生之一,做课间操时总希望看到他,在学校溜达时也希望遇到他。却不承想自己最不淑女的形象尽入他眼底,我用力绞着围巾,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这时一阵“噼里啪啦”鞭炮声响起,人群拥挤起来。原来是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的大队伍过来了,蚌壳精、孙悟空、猪八戒等我熟悉小说里的角色都出现在队伍里。在这些队伍中,我竟然看到了妈妈的同事,她拿着个花手帕在轿子前扭来扭去,脸上擦着夸张的胭脂,嘴角的大黑痣在灯光下格外醒目。一时间很多人朝我们站的这边涌过来,男孩招呼大家赶紧靠街道边站稳,然后男孩一手拉着我的衣襟一手拉着闺蜜的袖子来到紧挨路口的一个商铺前的石狮前。望着他的背影,我的心情特别快乐,特别兴奋,仿佛有万千烟火在心中绽放。一切像是在梦中,我已经记不得后来我看到了什么。雪簌簌地下,我踩着他踏在雪地上的脚印,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这个夜晚是属于他的,然而,他并不知道我的心思,我的心思就像一粒种子,埋进土里,等待来年开花结果。

一晃多年,我们三个人早已散落在这世界的不同角落各自安好,彼此并无联系。岁月早已让我添了丝丝白发,我的想象力似乎已退化。但回望往事,我仍然会想起那年元宵,它让我依然能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追忆我逝去的青春。

## 拉盖兔灯闹元宵

钟穗

春节刚过,当人们还沉浸在浓浓的年味里时,元宵节已悄然来到身边。喜庆的氛围,再度被推向一个新高潮。

作为中国年的压轴大戏,元宵节的重头戏素来都是一个“闹”字,譬如赏花灯、猜灯谜、踩高跷等等。但自小生活在农村的我,对这些并没有太多印象。当然,与佳节相关的热闹事物还是有,拉兔子灯便是其一。

记忆中,每年正月十五家里的那顿晚餐,照例会较平时提前些,因为饭后还有一个令孩子们早就盼望着天快黑下来的仪式——拉兔子灯。

当一碗碗洋溢着团圆喜气的汤圆,在全家人的欢声笑语中被端上桌时,早就等不及的我们赶紧围上去,争尝到那一口又粘又甜的滋味后,便火急火燎地缠着外婆取出备好的兔子灯,系上绳子,点燃蜡烛,欢天喜地出门招摇了。

左邻右舍的同龄孩子,此时大多也早早吃过了汤圆,牵着一盏造型别致的兔子灯,在小巷里跑来跑去。不一会儿,又吆吆喝喝,你追我赶地聚到一处,纷纷晒起了自家的灯,比一比谁的更漂亮,看一看哪一款的样式更新颖。该种心情,小时候只觉得开心,长大后才知道这就是过节的感觉。

我家的兔子灯,乃是由二舅“高级定制”。莫看二舅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却有一双灵巧的手,不仅会制作各类农具,还很擅长扎兔子灯。

二舅扎出的兔子灯,有着圆滚滚的身子、长长的耳朵、溜溜的眼睛、短而干练的小尾巴。尤其是兔身贴的细细密密的彩纸,灵气鲜活,非常引人注目。风一吹,那毛茸茸的,可爱极了。

故此,邻家的小伙伴见了,无不一副羡慕神情。有的为了能亲手拉一下这灯,甚至不惜拿出心爱的鞭炮作交换。听着大家“啧啧”地称赞,妹妹的骄傲神情溢于言表。

二舅扎的兔子灯,不单模样好看,还经用。依稀记得有一年,家住巷口的“小黑皮”为了在伙伴们面前显摆一番,拉着自己的兔子灯,一个劲地往前跑。未曾想,忽然刮起了一阵风,眼瞅着灯里的烛火倒向了兔子灯的身体,瞬间成了一个火球,并借着风势,越烧越旺。

瞧着这情形,胆小的女孩们被吓得惊叫起来。而调皮的男孩子则大多幸灾乐祸:“哦,哦,烧兔子了!能吃兔肉喽!”急得“小黑皮”拼命用脚踩那燃着的兔子灯。虽说火是被他踩灭了,但竹条框架的兔子灯也不可避免地散了架。呆呆望着地上这堆灰烬,当时的“小黑皮”哭得那叫一个惨。

而我家的兔子灯,由于用了铁丝框架,便没有这份顾虑。即便被烛火燃到,只需重新糊上新纸便可。

夜色越来越深,孩子们却依旧兴致盎然,拉着兔子灯,怀着对新一年期盼,按固定线路进行绕村环游。当时的村里没有路灯,路上黑乎乎的,但一盏盏兔子灯内闪烁的着、忽明忽暗的烛光,不仅驱走黑暗和迷茫,照出前方的路,还映着孩子们一张张洋溢喜气的笑脸。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身特色的欢喜。就说这元宵节的兔子灯,尽管随着时代在变,喜庆与快乐却始终未改。每每看到当下的孩子们在节日里提着各种科技感十足、能投射出福字与绚丽图案的灯笼,编织起童年色彩斑斓的绮梦时,我便仿佛看到了那年那时的自己,以及身旁那盏手工制作、带有烟火气的兔子灯影里,藏着的一个个绚丽流年……

## 雪国的元宵节

覃强华

又是一年元宵节,记得在武汉求学的时光,第一次在异乡过元宵节,别有一番风味。大雪纷飞,沉淀了一夜的春雪覆盖了整座座城市,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诗情画意。

他乡的雪,是洁白的种子,扑入多情的大地,播撒一片相思。人们对雪不惜用最美的词句赞美它,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对突如其来的奇丽雪景表达慨叹;“积雪满阡陌,故人不可期”表达因大雪阻隔无法与朋友相聚的无奈;“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则表达像雪一样宽广的胸怀。

我喜欢武汉的雪,大地上铺满了洁白的雪花,寒冷虽给人们带来许多不便,但在元宵那天,依然无法阻挡人们欢度佳节的脚步。雪花纷飞,人们会穿上厚重的衣物,踏着雪地,游览元宵庙会,在雪中逛庙会、灯市别有一番风味。庙会上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人们欢笑声此起彼伏。小朋友手里拿着小灯笼,笑着跑着,他们为了能看见最美的灯光,也为了能够拿到自己理想中的糖果,嬉戏着,寻找着。这时,天空中飘洒下来的雪花就像一颗颗糖果一样,给了小朋友们极大的惊喜。

千里江山雪,天下江山第一楼,此刻黄鹤楼的意境划破苍穹,穿越时空。枯树雪花间掩映着重檐楼阁,淡远、空灵、飘逸,仿佛是从古画中走出来一般。当游人、市民趁着雪花纷飞走进黄鹤楼时,覆盖了白雪的京广线轨道不时往来火车,或驶向武汉长江大桥,或路过黄鹤楼脚下,不经意间就产生了时空交错感。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将这座江城装点得如诗如画。行走在街头巷尾,踩着积雪,听着雪落下的声音,感受着雪花的温柔,仿佛置身于一个纯净的童话世界中。

“地上有多少游子,天空就飘落多少雪花。”那是来自家乡的信使吗,携带着洁白的思念,作一次深情的探望。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雪被赋予了诸多象征意义。雪是洁白的,纯洁无瑕。雪是寒冷的,犹如寒冬,给人们带来震撼和警醒,提醒人们珍惜温暖与友好。元宵节的雪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它给人们带来欢乐、温暖和冷静,也给人们太多美好的回忆,让我们怀着对这个传统节日无限的热爱的,在每年的元宵节都期待着它如约而至。

有人喜欢那洁白的云朵,有人眷恋那蓝色的海洋。而我最爱他乡那纷纷扬扬、飘飘洒洒的雪,雪给他乡增添了无限魅力。

元宵节的雪,是我心中那化不掉的思念,天空用它的行为艺术,渲染了我的心事。元宵节来临,有多少期盼和回味,像那漫天的雪。

## 新会元宵看鱼灯

杨肖坤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十五夜,长安城大放花灯,特许夜行,观灯者人山人海。人潮中,有位叫苏味道的诗人有感而发,挥笔写下这首传世之作《正月十五夜》,留下了元宵灯节的盛况。470年后,宋代词家辛弃疾写就《青玉案·元夕》,以“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生动语句道出元宵节灯饰璀璨夺目,街上一片繁华热闹、让人目不暇接的景象。可见,古人的种种记载,都印证了元宵节的观灯习俗。

元宵节相传始于汉代,起源于民间开灯祈福习俗。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正月十五夜燃灯的习俗也随着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大及后来道教文化的加入逐渐在华夏大地开展开来。到汉文帝时,更是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

元宵节在唐宋时已变成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关于新会元宵节的记载,也可见于明代万历《新会县志》,当中写道“元宵灯烛箫鼓彻夜为乐”,展现了人们用蜡烛、吹箫、敲鼓等方式来庆祝元宵的情景。到了400年前的清代初期,新会鱼灯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这个习俗也被人们记录下来:“在新会,县城翰绿桥(今惠民东路)之鲤鱼灯最具名声。相传,清代每年元宵节期间,桥之中央搭建一庞大灯笼,桥之两岸挂上各式大小不一的鱼灯,中有一巨型鲤鱼灯,其身长约8尺,造型别致,形态生动,前往观赏者络绎不绝。”

作为土生土长的新会人,我自小便见识过鱼灯的精美,每逢新春佳节,就跟着父母逛街赏灯,仿佛当年的祖辈一样,在光影中迎接新年的到来。长大后,从长辈口中得知,原来著名画家黄永玉是新会女婿,在陪夫人回新会娘家过年时,与新会鱼灯产生了一段不解之缘。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个春节的晚上,黄永玉和夫人张梅溪散步到会城西隅街。当时,街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鱼灯,看到这一幕,他瞬间感到深深的震撼,从此心里烙下了鱼灯印记。1991年,黄永玉绘画出代表作《新会鱼灯》,并题写“五十年前(大约时间,应该是指19世纪40年代末)新会春节闹市街中连串悬挂大小鱼灯,此中甜美景象不复存在矣”,来表达对新会鱼灯的念念不忘之情。他曾在央视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一辈子见过很多灯,但新会的鱼灯是最漂亮的。那时街的两边都是茂盛的树,就像一条绿胡同。树上串着铁丝,铁丝上面挂着各式各样的鱼灯。透明的灯放出红色的光,足有两三里路长,人们感觉就像置身在水里,这么美好的情景,在全国其他地方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今年春节,鱼灯又挂满了街道,特别是新会人民会堂旁的树荫下,鱼儿们成群结队,畅游在大海般的夜幕下,浓浓的年味如春风般扑面而来。它们大大的眼睛、嘟嘟的嘴巴、鲜红的鳞衣、翘起的尾巴,每一寸都可谓充满喜悦,男女老少,无不欢喜。更让人欣喜的是,在地方政府对非遗文化发展的推动下,作为特色民间工艺的新会鱼灯得到了更多人的热爱和传承,他们用满腔热忱和精湛手艺,让这种传统文化、这份吉祥寓意新火相传,生生不息。

## 文明创建开新局

② 我们的节日·元宵

